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宗璞的小说：《东藏记》第二章（3）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宗璞

[单位]

[摘要] “已经明令禁烟了，抽的人总算有点顾忌。”晏老师转过身说，“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说他们没出息。我们到昆明以前，滇军打过台儿庄战役，又有二十万人上前线呢。”

[关键词] 南阳作家群;宗璞;小说;《东藏记》;第二章

第二章（3） “已经明令禁烟了，抽的人总算有点顾忌。”晏老师转过身说，“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说他们没出息。我们到昆明以前，滇军打过台儿庄战役，又有二十万人上前线呢。”两个女孩肃然望着山上的榛莽和杜鹃花，知道下面的土地是红色的。过了些时，发生一件事，在昆菁学校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随着杜鹃花漫山遍野而来，山下庄户人家种的蚕豆熟了。三家村小铺添卖盐水煮蚕豆，一分钱一茶盅，用一张纸托着，女学生一路吃回涌泉寺。从小铺门口可以望见近山脚处的蚕豆田，绿油油一片。星期六回家时，走过这一片田，可以看见满田饱满的豆荚，似乎盛不住了，风一吹，一阵窸窣，像是悄声在说“吃我吧，吃我吧”。晚自习课都用汽灯照明。汽灯打足了气，照得满屋亮堂堂的。一排排黑发的小头伏案做功课，虽然是破壁纸窗，却秩序井然。楣的班主任一次曾说，咱们学校要出人才，出不了近视眼。但是汽灯往往支持不到下课，不知是气不够还是油不够，到后来就渐渐暗下来，同学们便收拾书包，随意走动。楣则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小说。虽然碧初屡次说她，并委托慧书监督，她还是没有下决心改正。一天晚自习课又到了灯光昏暗时刻。楣那几天正在读《红楼梦》，刚读到葬花词，这时拿出来，仍从葬花词开始读。“孟灵己！”殷大士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楣旁边了。昏暗掩不住她唇红齿白，两眼活泼澄澈，亮晶晶的。“孟灵己！”她说，“有件好玩的事。莫看书了。”“说嘛。”楣掩上书。“下山偷蚕豆去！在田边煮来吃。可好玩！”“哪几个去？”“我两个，我们班的何春芳。还有高中的人。叫上你们班的赵玉屏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声明道：“严慧书不去。”正说着，严慧书进来了。有同学议论：“怎么的，都跑我们班来了。”慧书对楣说：“你自己拿主意。我是不去的。我看你也莫去。”“严慧书！莫拆台呀！”大士低声叫起来。又对楣说，“月亮大得很，满山亮汪汪的。青草香呀香。我跟着我爹夜里打过猎！太好玩！”“我们去猎植物！”楣兴高采烈，对慧书抱歉地一笑。说：“慧姐姐，你也去吧。去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她觉得散发着香气的月夜在召唤她，她不能呆在屋里。“你要去你去。”慧书淡淡地说，转身走了。“严慧书越来越正经了。”大士撇撇嘴，语气是友善的，“她这人，没有你天真。”“她比我懂事多了。”楣很快收拾好课桌。这几天章校长到重庆去了。大舍监家中有事，不在学校，小舍监觉得半个学期过去了，女孩们对寄宿生活已经习惯，不用太费心照顾，只在临睡前查看一遍，便自回房高卧。她到楣等宿舍来时，见几个女孩坐在铺上，神色有些兴奋。“咋个不睡嘛？快睡喽！”“是了。”女孩们回答。只有大士倚墙坐着，一点儿不理。小舍监特地走到她面前陪笑说，“早睡才能保证早起，上课不打瞌睡。”大士仍不理。“好了，好了，有事喊我。”小舍监搭讪着退去。各宿舍灯都熄了。寺庙浸在如水的月光之中。殷大士为首的一行人蹑手蹑脚开了庙门。她们走过四大天王面前，觉得他们像是老朋友了，如果他们能动，一定会一道去夜游。大士还向持琵琶的一位做个鬼脸。好一个月夜！庙门前的空地上如同积着一汪清水，走在上面便成了凌波仙子。天空中一轮皓月。月是十分皎洁，天是十分明净，仿佛世界都无一点杂质。几棵轮廓分明的树如同嵌在玻璃中。黑压压的树林，树顶浮着一片光华，使得地和天的界限不显得突然。这是云南的月夜，昆明的月夜，这是只有高原地带才有的月夜！这里的月亮格外大，格外明亮。孟弗之曾说，月亮两字用在昆明最合适，因为这里的月亮真亮。楣抬头对着明月，忽然想，照在方壶的月亮不知怎样了？它也是这样圆吗？“孟灵己！”赵玉屏叫她，快走。女孩们轻快地跑下山，一路低声说笑，月儿随着行走。两旁的山影树影被她们一点点撇在身后。大片杜鹃花在月光下有几分朦胧，也像浸在水里，浸在不沉的水里。楣忽然说：“我们何必去偷蚕豆！就在这儿看月亮就很好嘛。”“你这个人，说话不算数！说好去偷蚕豆，你偏要看月亮！”大士不满地说。她有一种猎取的愿望，要打着什么才好。她手里若有枪就会一枪一个打蚕豆。穿过一个小树林，蚕豆地已经在望。田径弯了两弯，便到地头。每一棵豆梗都负载着饱满的豆荚，形成墨

绿色厚重的地毯，让月光轻抚着。大家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。大士首先跳进田里，敏捷地摘了几颗豆子，剥出豆仁，放在口中，嚼了几下，又吐出来。“大小姐家家的，偷吃生蚕豆，可是饿死鬼！”高中生王钿玩笑地说。她在田埂宽处拢起些细枝，拿出一个大搪瓷缸，命何春芳去舀水。“下来，下来！”大士向楣和赵玉屏招手，“先来摘，我怕你们谁也没有摘过豆。”楣迈进豆地，觉得脚下泥土软软的，身旁的豆棵发出青草的香气。她抬头看月，向月亮抛出一个豆荚。那是一只豆荚的船，可惜永远到不了月亮。一会儿何春芳打了水来，也来摘豆。四个人很快摘了几大捧。王钿始终在田埂上招呼着，不肯下田，只负责剥豆荚，照看煮豆。远处一个黑影渐渐移近，女孩们有些害怕，互相靠近。赵玉屏尖声叫了起来：“狼！狼！”那东西对着火光跑过来，向王钿摇尾巴，原来是一只野狗。“我就说呢，没听说这里有狼。”王钿舒了一口气。那狗转了一圈，见没有什么可吃的，转身向来处跑了。“这条狗好傻。”大士说，“它一定奇怪这些人在干嘛。”楣想着，觉得很可笑。赵玉屏先笑出声，大家都跟着笑成一团。清脆的笑声在洒满银光的豆田上飘荡。她们笑那狗，笑摇摆的豆梗，笑煮在缸里的豆，也笑自己夜里不睡来偷豆！笑和歇斯底里一样，是女孩间的传染玻王钿也笑，但不断地提醒，“轻点，轻点嘛！”一时间豆摘够了，也笑够了。大家坐在田埂上剥豆吃。那是涂着月色的豆，熏染着夜间植物的清新气息的豆，和着少年人的喜悦在缸里噗噜噗噜跳动的豆。如果她们在这时结束豆宴回校，就会和大大小小的一些淘气事件那样，级任老师训几句，也就罢了。可她们还坐着东看西看。大士忽然叫：“我的纱巾掉了，豆梗上挂着，可看见？”果然不远处豆梗上飘着白色的纱巾。这种尼龙东西从尚未正式通车的滇缅公路运来，当时是大大的稀罕物件——“赵玉屏！你去拿来！”赵玉屏没有迟疑，几步跨到田里，取过了纱巾。“哎呀！”赵玉屏忽然尖叫一声，向豆荚丛中栽倒了。“蛇！蛇！”楣看见一点鳞光从赵玉屏身边窜开去，她顾不得害怕，跳下田去扶住赵玉屏，大士等也围过来，把赵玉屏扶到田埂上。那时女孩们都和大人一样穿旗袍，穿起来晃里晃当，很容易查看腿上的伤。只见赵玉屏小腿上一个伤口，正在流血。王钿说要块布扎一扎才好，不知什么蛇。大士忙拿过玉屏手中的纱巾递过去：“快点扎！”王钿看着这纱巾，有些迟疑。楣大声说：“人要紧还是纱巾要紧？”王钿瞪她一眼，忙动手扎住伤口上部，免得毒血上行。垂下来的纱巾角很快变红了。“快点！快点！咋个整？”女孩们慌了，商议一阵，大士和何春芳去找小舍监求救，王钿和楣守护赵玉屏。楣把自己蓝布旗袍下摆撕下一块，又不知伤口该不该包扎。大士两人向山上跑了。楣拉着玉屏的手。玉屏说：“我怕得很。”“不怕，不怕，”楣说，“不要紧的。”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